



## 蒲公英礼赞

□朱乃波

北方的仲春，乍暖还寒。小草还没有吐绿，有一种植物却焕发了勃勃生机，它就是蒲公英，也叫婆婆丁。它从土里探出头来，点染着早春单调的景色，给大地带来了绿意。

蒲公英叶子刚长出来的时候呈嫩绿色，叶片不断生长，颜色逐渐变为深绿，叶片边缘呈现锯齿状或羽状深裂。天气渐暖，蒲公英长得更加旺盛。不久，一根托着花蕾中空的绿茎伸出来，沐浴着阳光雨露。花蕾逐渐绽放，成片的金黄色小花，在萧疏的田野上就像一颗颗珍珠，灿烂鲜艳。蒲公英的花朵里含有丰富的花蜜，引来了蜜蜂嗡嗡飞舞。

我小时候，每到春季青黄不接，几乎没有新鲜蔬菜可吃。有了野菜，才使家里的餐桌丰富起来。天气刚回暖，放学后，我就和小伙伴拿着小刀，拎着篮子去挖野菜。蒲公英刚长出地面，叶子比较小，要仔细地寻找。我们穿行在田间地头、荒地和沟边，弯着腰，仔细搜索着地面，用手扒开落叶和枯草，有时会有意外的惊喜。看到一簇簇嫩绿的蒲公英躲在下面，心里特别高兴。

春晖普照，气温升高，

草木萌发。到了野菜的旺盛生长期，蒲公英渐渐长大，有的已绽放了小黄花了。挖起来就容易了。我和小伙伴呼吸着纯净的带着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，边挖野菜边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。小胖向三丫喊道：“婆婆丁，开黄花，你老婆婆黄脚丫！”三丫捡起一个土块，就朝小胖的身上扔去，小胖赶紧躲开，大家都笑了。

有一次，我和小伙伴在河边挖蒲公英，回家前，蹲在河边涮洗。妹妹把篮子放进水里，篮子里的菜就飘了起来，被流水冲走了。见此情景，我急忙将妹妹篮子里剩下的菜倒在地上，追赶着被冲走的野菜，用篮子往起捞，当我第二次用篮子捞起一些野菜时，竟然捞上了一条十多厘米长的鲫鱼，在篮子里又蹦又跳，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。

回到家，母亲把蒲公英用清水洗净，从园子里拔了几棵大葱，洗净后端上桌，蘸点鸡蛋酱吃，蒲公英微苦中带着清香，配上大碴粥、大饼子，令人食欲大增，别提有多香了。

蒲公英大量开花时，我们有时会采来一把小黄花，放在瓶子里，用水养起

来。有时我们还折来几束野玫瑰，将采来的蒲公英花，一朵一朵地插在野玫瑰刺儿上，一会儿就扎出了一束美丽的花，绿叶映衬着黄色的花朵，非常漂亮。那娇嫩的黄色就是我眼中最美的色彩。

渐渐地，田野里的蒲公英花朵逐渐变成白色的绒球，就像一个个漂亮的白色小灯笼。种子上的白色的绒毛，绽放出向往自由的洁白的翅膀，随风飘向远方。我和小伙伴摘下一簇簇撑着小花伞的蒲公英的种子，鼓起腮帮，用小嘴对准花盆，使劲地吹，看谁吹出去的蒲公英的种子飞得更高更远。看着一个个小伞在风中漫天飞舞，我就想起了一首儿歌：“一个小球毛蓬松，好像棉絮好像绒，对它轻轻吹口气，

飞出许多小伞兵。风啊风，请把伞兵送一送，飞到我们乡村中，待到来年三四月，长出许多蒲公英！”

蒲公英的种子随风四处飘飞，漫天的缤纷与绚烂，洋溢着浪漫而诗意的境界。我的目光追寻着它飞走，它会漂泊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发芽生根，孕育新的生命，开花结实，循环往复，用生命谱写着对人间的爱和奉献。

蒲公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不怕低温，不惧雨雪风霜。山坡草地，路边河滩，田野林间，只要有适合生存之处，就能生根成长。

蒲公英有着坚强不屈的品格，无论土壤多么贫瘠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它都能坦然面对，绽放美丽。



## 父亲和牛犁

(外一首)

□任胜军

我在整理仓库的时候  
发现父亲用过的牛犁  
擎着艰苦岁月的犁  
弓腰驼着过去的劳累  
靠在墙角仿佛是在等待  
等待去解剖荒芜的土地

我想起父亲曾左手扶犁  
右手高举鞭子  
黄牛木犁和父亲  
三点一线在田地里耕作  
鞭子和汗水交织  
父亲双脚踏着春天的足音  
扶着它犁过春天穿越夏天

如今被黑土磨钝的犁铧  
在被遗忘的角落锈迹斑斑  
它仍然摆出犁地的架势  
被父亲手茧磨瘦的犁柄  
也被潮湿的空气氧化发霉  
他的手纹却镶入犁柄里

我为了除去犁表面尘埃  
减轻犁腰上的重量看着不累  
我用一桶清水冲洗

可我怎么也没洗净  
父亲手上坚硬的手茧  
磨细犁柄留下的印记

### 古老的石磨

在乡村外的路旁  
有一对被遗弃的石磨  
它们相互依偎在一起  
慢慢地被风雪淹没

文化悠久的石磨转速  
已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 
人们为了推陈出新  
请它走出当今的生活

石磨曾是村民的保护神  
它把原粮去粗取精  
那段转动的旧时光  
在我记忆长河中散落

常想起石磨的胃口很大  
磨眼装满粮食不知饥饿  
为人们咀嚼出  
五谷芳香

# 黑

# 土

# 地

## 船丁子菜

□吕凤君

每年冰雪融化后，房子南边的篱笆前就会长出许多绿油油的东西来。那东西跟蒲公英和蚕麻子同时见绿。蒲公英姊妹相互间保持距离，随风飘散使它们远远地相望，望着母亲扎根的地方，期盼着老根上开出金灿灿的花。

与蒲公英不同的是，这种绿色的东西先是冒出两片嫩绿的芽，然后再对称长出两片叶，当一场春雨过后，不经意间一块地盘便密密麻麻地被占领了。起初，我并没有在意它们的存在，任其发芽、生长，变成一丛丛野草。或者还没开花便被牛羊打了牙祭。

其实，我家院子外边本来是没有那道铁丝网的。后来，因为常有人把牛赶到院子跟前放牛，有时老牛竟然进了院子，踩踏了苗木，弄得到处是牛屎。有一次，看到我往外赶牛，正在附近挖野菜的徐嫂说，你撵它干啥，它们是给你下农家肥呢。我说树都被啃坏了，下啥都没用。说着，我就想看看她到底都挖了些什么。

徐嫂是我的邻居，住在我家西边的一间平房。她原本是环卫部门的工人，后来唯一的女儿去世了，她便和老伴来到乡下，租了个地方养鹿、养鸡打发日子。

看到我她对挖的野菜感兴趣，她便特意从地下挖了一撮那东西给我看，她说这种野菜特好吃，摘干净了用水焯一下，炒吃、蘸酱、煲汤随便吃，最好是包馅，包饺子、包

包子都好吃。我问她这野菜叫什么？她又从篮子里挑了棵较大的让我看，她说你看这像不像柳树叶？像不像船丁子鱼？我说像，像柳树叶，更像船丁子鱼。她迟疑了一下说，这就叫船丁子。

看到徐嫂挎筐走远了，我这才想起来自己也应该挖点尝尝，长在眼皮子底下的好东西，怎么能假装看不见呢。想到这，我回到院子拎过一把铁锹，找几簇长得鲜嫩的船丁子菜铲下去，然后再连根带叶地往筐里装。猛然想到了刚才徐嫂说话时的眼神，心想她挖了那么多的菜，该不是回家喂鸭子吧？

虽然有些犹豫，但我还是挖了许多。

二

徐嫂热情，也很实在。

快到种地的时候了，她会跟你聊天说，你咋不扣块地膜呢，扣块地膜跟弄个小小棚似的，提前种点小菜，吃起来多方便。有一年晚秋时节，看到满天的花大姐飞到房子上，墙上、窗户上到处都是，她唠叨说，花大姐都下山了，快点往回收东西吧。我知道，她所说的东西都是那些怕霜打了的菜类。可这

跟花大姐下不下山有什么关系呢？看着园子里那些仍旧青绿的瓜菜，我没有理会她的唠叨。哪曾想，花大姐刚刚下山，霜降就来了，青菜被冻得耷拉了叶子，黄瓜、柿子变了颜色，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了。

按照徐嫂的说法，我回家将船丁子菜择干净了，又用热水焯了，一半蘸酱，另一半炖了些土豆。虽然没什么特殊味道，但还是觉得挺新鲜的。有一天，家里来了两个客人，说是要挖点野菜尝尝。我便隆重推出船丁子菜。他们说从没听说过，也从没见过。我便说这是山里的一个大妈特意介绍的，我尝过，很好吃的。

客人兴高采烈地走了。过了两天，其中一位给我打电话说，那个船丁子菜真好吃，用水焯了，用蒜末炆拌了一些，挺清淡的，有点芥芥菜的味道。还用鸡蛋挂浆炸了些，更好吃。听了朋友的话，我更加确信徐嫂的话是对的。

眼看着就要到端午节了，有一天我看到徐嫂拎着满满一筐野菜从林子里回来。我问她都采了些什么？她说都是你不认识的。我到跟前看了看，果真都是些我不认

识的野菜。她说趁着这些山菜药性不大，你就只管挑嫩的采吧，怎么吃都是菜，等过了五月节，有些菜就该药人了。听她这么说，我也特意挖了些船丁子菜、蚕麻子和芥菜冻到冰箱里。

三

徐嫂人实在，是过家的好手。

有一年盛夏时节，后边村里的水库因为严重缺氧，白花花地漂起了许多鱼。因为天太热，岸边的鱼都臭了。趁着早晨凉快，我捞了一些埋在果树下，然后便下山住了几天。回来后，站在院子里偶然能闻到一股腥臭味。我围着院子转了转，才发现味道是从山坡西边飘过来的。出了院子，我逆风寻找，看到徐嫂的房前屋后到处都晾晒着鱼。

这天晚上，徐嫂又来我家挑水，我问她一个养鹿的，家里又不缺肥料，干嘛晾那么多臭鱼？她说，那么多鱼死了，让人心疼不说，白白地扔在那还浪费资源，我捡回来晒干了，再磨碎了拌到饲料里，既干净了环境，小鸡还能多下蛋。

这年秋天，徐嫂家自己打了口井，不再大老远地来我家担水吃

了。这天早晨，她挎了筐鸡蛋来我家，告诉我这都是小鸡新下的蛋，去年才买的几只乌鸡，前两天竟然也下蛋了。说着，放下筐就要走。我赶忙拦住她，想给她一点钱，她说就这么点心意，你爱是不收，就是瞧不起人了。她走后我认真看了看，筐里除了鸡蛋，还有几个绿皮鸭蛋和五个鸭蛋。

自从自己家有了水井，徐嫂更忙了，她又养了两头猪，还买了些珍珠鸡。每天薅野菜、焯猪食，去城里拉饭店的剩菜剩饭，尽管忙得跟个陀螺似的，但她精神十足，说话也变得高音大嗓了。见了面，她仍旧会家长里短地聊上几句，每到春天她照样会到老地方去挖所谓的船丁子菜。

四

龙年的春天已经到了，冰雪刚刚融化，网上就刮起了野菜热。蒲公英、刺嫩芽、柳蒿菜、山尖菜……让人眼花缭乱。在众多视频中，我竟然刷到了船丁子菜，经过再三辨认，视频上的画面跟徐嫂告诉我的船丁子菜长得一模一样。但名字可就差远了。联想到徐嫂那游弋的眼神，我赶紧查了一下，这种植物的学名叫长蕊石头花，亦称山麻楂、山蚂蚱菜和山蚂菜。

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徐嫂了，听人说她嫌冬天冷，跟老伴又搬回城里住了。她老伴说了，趁着冬天没事干，他想给她多做点好吃的。等婆婆丁开花了，她就会回来了。